**一頭牛讓納粹無法扣下​板機**

**1941年，德軍入侵比利時，療養勝地威蘇裡城被德軍佔領。駐軍司令克魯伯少校剛一上任就接到集團軍參謀長李斯特將軍的命令：到比利時榮譽軍人院，槍斃一頭名叫“騎士”的公牛。**

**少校大惑不解，不知道將軍為什麼會和一頭牛過不去，他向將軍的副官打聽此事，副官告訴他：將軍和這頭牛有仇！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將軍還是個少尉，在索頓河戰役中，比利時人為了突破德軍的雷區，組織了六十頭公牛開道，將軍那晚正好值班，領頭的一隻公牛沖向了他，撞瞎了他的右眼，那公牛也踩中了地雷，被炸傷了一條腿。當時將軍和那牛都倒在了血泊中，面對面，眼對著眼，就在將軍撥槍要射殺這個畜牲時，一枚炮彈飛來，把將軍震暈了。將軍被送進了醫院，從此由一個英俊的小夥變成了可怕的獨眼龍，將軍恨透了這只牛，後來他得到消息，這頭牛成了那次戰役中惟一倖存的牛，戰後被送進了威蘇裡榮軍院。**

**少校明白了。他馬上帶人到了榮軍院，在這裡關押著四百名比利士榮譽軍人和負傷療養的戰士，克魯伯下令：凡是受傷的，都送到特別營處理，而健康的軍人，都送到勞動營看押，然後他命令把“騎士”帶來。**

**這是一頭黑色的老公牛，神態安閒，右後腿已經瘸了。克魯伯撥出了手槍。**

**“住手！”許多比利時軍人見狀都怒吼了起來。**

**一個瘦小的男子從人群中走了出來，徑直走到了克魯伯面前：“少校，我是比利時陸軍中士約瓦克，也是這頭牛的勤務兵，根據日內瓦公約，你不能殺這頭牛，你必須把它當做戰俘對待！”**

**克魯伯聽了一愣：“一頭牛？當做戰俘？笑話！”**

**約瓦克鄭重地拿出一張紙遞給了少校：“請你看一下吧，這是利奧波德國王給它的受勳命令。”**

**克魯伯接過一看，上面寫著“授於‘騎士’比利時王國陸軍上校軍銜，頒二級榮譽勳章，享受王國榮譽士兵待遇。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1917年12月11日。”**

**克魯伯傻眼了：這是一頭有軍藉的牛，而且軍銜比自己高！按照日內瓦協議，他無權槍斃它。他只好下令，把它關到戰俘營。**

**然後他給李斯特將軍打了電話，報告了這個意外的情況，李斯特告訴他：“那就在戰俘裡合法地處理它！我不相信一隻牛會在那裡什麼錯也不犯！”**

**死亡陷阱**

**根據德軍的戰俘營管理規定，戰俘嚴重抗命或者逃跑，是可以當場擊斃的。**

**少校有了主意。第二天他就命令士兵把老牛和戰俘們帶到了木料廠，那裡有剛卸下的整整五車皮木頭，士兵們給老牛套上了牛車，讓它拉那些堆積如山的木頭。**

**少校在心裡已經盤算好了，對於這樣一隻養尊處優的軍牛來說，這種苦差事無疑是它無法忍受的，只要它稍一抵觸，士兵們就會用鞭子抽它，牛的脾氣是暴躁的，它會反抗，只要它一有過激的行為，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槍斃它!**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老牛沒有反抗他的命令，而是拉起沉重的車子，默默地向前走去，一趟，兩趟，三趟……它的身上開始流汗，傷腿也開始一瘸一拐，可它搖搖晃晃地堅持著。**

**當它拉到第50車時，默默勞作著的戰俘們都看不下去了，他們開始騷動，約瓦克跑到少校面前，抗議道：“少校，這只牛已經有26歲了，按照牛的壽命，它已經屬於一個老人，你忍心讓一個老軍人幹這麼重的活嗎？！這樣它會被累死的，你這是在犯罪！”**

**少校聽了，皺了皺眉，也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眼珠一轉，又有了主意，他接受了約瓦克的抗議：“是的，今天讓它幹得太多了，明天給它放一天的假，讓它自由活動一天吧！”**

**第二天少校讓人把老牛帶到了放風區，示意士兵把營區的木門打開，讓它自由活動。外面，就是一片廣闊而自由的草地，但是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卻密佈著地雷，少校的意思很清楚：青草對牛的誘惑是至命的，它只要向那片草地奔去，就會犯了逃跑的營規，而它的下場也是合情合理的：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

**果然，老牛被營外的青草所吸引，它慢吞吞地向營地外走去，走向那片雷區。可當它走到營區外那條立有骷髏標誌的白線時，它卻止步不前了，它在那兒猶豫了片刻後，轉過身子，神態安閒地回到了營區。**

**少校呆了，他沒想到這只牛居然懂得什麼是警戒線！震驚之餘，他讓人把約瓦克找來，向他詢問老牛的歷史，約瓦克的回答讓他更加吃驚：索頓河戰役後，受傷的老牛被德軍俘虜，在德軍的集中營裡被役使了三個月，三個月後，德國戰敗，這頭牛重新回到了比利時人的手中，受到了國王的策封。**

**少校聽了唏噓不已：這居然是它第二次進德軍的集中營了！他對老牛不禁肅然起敬，感覺這只牛在自己眼裡已經不再是只牲畜，而是個真正的老兵了！**

**他決定給老牛正常的戰俘待遇，人類的戰爭，不應該成為它被虐殺的理由。**

**特殊看守**

**一個月過去了，老牛依然安靜地活著，這讓李斯特將軍十分震怒，他把少校叫到司令部，對他一頓臭?。少校辯解到：“將軍閣下，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榮譽感的軍人，大家實在無法對一個有戰功的動物下手，它每天都溫順平和，象個慈祥的老人，我們找不出殺死它的理由！”**

**李斯特將軍憤怒了，他的獨眼冒著火：“那好！既然這是一個特殊的戰俘，那就需要有一個特殊的守衛來看管它！我已經給它找了一位！”說完他一揮手，副官牽過了一隻黑色的德國牧羊犬：“這是我的護衛犬，名叫野狼，它也是一條軍犬，我已經簽發了命令，授予它陸軍少校軍銜，從明天起，這條狗負責看管那只蠢牛，不管它對那牛做什麼，你們都不要干涉，動物的事情，就交給動物去解決！”**

**少校沒有辦法，只好把野狼帶回了集中營。他命令把老牛和野狼關在了一起，野狼一見老牛，就猛僕了過去，對它又撕又咬，老牛簇不及防，被野狼咬住了後腿，它又跑又跳，想要擺脫野狼的追咬，可是野狼異常兇狠，死咬著老牛不放，血從老牛的後腿中流出，老牛開始憤怒，它瞪大了眼睛，發出了低沉的吼叫，突然，它猛地向旁邊的鐵絲網撞去，鋒利的鐵絲紮進了它的身體，也紮進了野狼的身體，野狼痛得嗷嗷直叫，鬆開了嘴，老牛又乘勢猛撞了它一下，它滾倒在地，痛苦地哀鳴著，老牛慢慢地走了過去，抬起了前蹄，準備給它致命的一擊。**

**少校慌了，將軍的愛犬要是死了，他無法交待！他正要去救，讓他吃驚的一幕出現了，只見老牛盯著野狼看了一看，慢慢地放下了前蹄，然後喘息著走到一邊臥了下來，艱難地舔著自己的傷口，睛神卻依然平靜。**

**野狼也從地上爬起來，躲到離老牛很遠的地方，怯怯地看著老牛，再不敢靠近，初來時那種兇惡的表情蕩然無存。**

**約瓦克和一些戰俘聞訊趕來，他們一見遍體磷傷的老牛，都憤怒了，紛紛責問少校：“難道你們德國軍人連一隻牛都不能放過嗎？如果你們再這樣對待它，我們就全體絕食抗議！”**

**少校也火了：“這是李斯特將軍的命令！野狼也是帝國的少校！由他來看管騎士是合乎情理的！你們再敢就這件事說三道四，我就不客氣了！這裡是俘虜營，不是自由廣場！”**

**戰俘們無語了。他們注視著老牛，都在為它擔心。**

**第二天清晨，當大家心情沉重地來看望老牛時，都喜出望外地掙大了眼睛：只見野狼和老牛依偎在一起，安靜地睡著。從它們身上絲毫都看不出，它們曾經是經過殊死搏鬥的敵人。更讓他們驚訝的是，從那時起，這一牛一狗竟然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不管老牛到哪兒，野狼都很友愛地跟在它身後，遇到有誰喝斥老牛，它就會呲起牙齒沖誰狂吠，戰爭在兩隻動物間儼然已經結束了。**

**無聲對峙**

**接到報告的李斯特將軍不能相信，自己一手訓練的野狼居然會和敵人成為朋友！他馬上趕到集中營一看究竟。當他親眼看到老牛和野狼和睦相處時，不禁怒火中燒，他下令把野狼捉住，用懲罰叛徒的方式在廣場把它當眾吊死！**

**野狼的悲鳴聲讓老牛開始煩躁不安，它突然掙脫了看守的韁繩，向營地的廣場狂奔而去，它接連撞倒了幾個衛兵，沖到了絞架旁邊，然後把行刑的士兵頂倒在地！套在野狼脖子上的繩索滑落了，野狼得救了！**

**李斯特將軍氣瘋了，盛怒之下他撥出手槍，要親手槍斃了這只讓他痛恨的老牛，可沒想到就在槍響的一瞬間，野狼一躍而起，擋在了老牛面前！槍聲過後，野狼的腦袋被一毫米口徑的子彈打開了花，它一聲沒吭地跌落在地上，死了。**

**人們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一幕驚呆了。全場變得鴉雀無聲。**

**只有那只老牛，悲傷地低呤著，慢慢地走上前去跪在了野狼跟前，用舌頭不斷地舔著朋友的屍體。**

**李斯特把槍口對準了老牛。它並不驚懼，平靜地抬起頭，默?地盯著他。他們對峙著，象二十三年前一樣，面對著面，眼對著眼。二十三年過去了，李斯的眼中仍然充滿著仇恨和殺機，而這只老牛，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野性，它眼中閃動著的，只是仁慈平靜的目光。**

**人們屏住了呼吸，等待著另一聲槍響。**

**然而五分鐘後，李斯特握槍的手無力地低垂了下去。少校在他冷酷的獨眼中，看到了恐懼和慌亂的眼神。他收起了槍，對少校說：“按軍人的標準安葬我的狗，善待這只老牛。”說完他轉身默然地走開了。**

**尾 聲**

**李斯特在他當天的日記中寫到：從一隻牛的眼睛裡，我看到了上帝的光芒。**

**三天后，比利時境內所有的戰俘營都接到了將軍簽發的命令：嚴格按日內瓦協定對待戰俘，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殺戰俘的行為。**

**戰後，第六集團軍的許多高級將領被比利時政府逮捕處決，而李斯特將軍因為保護戰俘的命令得到了比利時人民的諒解，他未被起訴，最後平靜地在西德安渡了晚年。**

**比利時人光復祖國後，騎士再次獲得了軍隊的榮譽勳章，戰爭結束三年後，它安祥地在威蘇裡城去世，李斯特將軍，克魯伯少校，約瓦克上士，這些曾經彼此敵對廝殺的軍人們，都出現在它的葬禮上。**